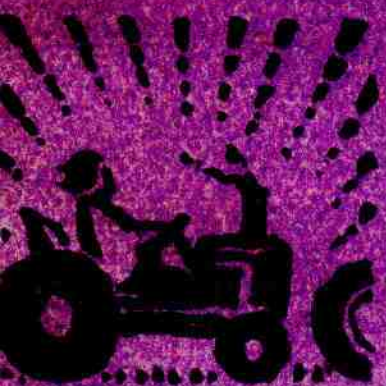


新 故 事 丛 书



恩与仇

吴月波编写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封面設計：郑 华 宁

715.8
164
395.50



恩 与 仇

吳 月 波 編 写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)

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2号

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50 印張： $\frac{18}{25}$ 字数：14千

1964年8月第1版

1965年1月合肥第2次印刷

印数：5,001—55,000册

統一书号：10102·507

定价：七分

恩 与 仇

合肥市曲艺团 吳月波

乡亲们！我今天講的故事叫“恩与仇”。这段故事，不是出在先秦后汉，也不是出在唐宋明清，更不是出在今天的社会，而是出在暗无天日的解放前。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八月，安徽省和河南省搭界的地方，有个小集镇，名叫馬店集，离馬店集五里路有个小王庄，村庄不大，只有十几户人家，尽是貧雇农，是大地主李剥皮的佃户。这李剥皮，也有人叫他活閻王，光听这两个名字，便知道他是个阴险毒辣的傢伙。暫不說李剥皮，单說那小王庄西头，住一户人家，全家四口人，男的名叫王传

厚，三十五岁，身体结实，大个头，浓眉大眼，終年勤勤恳恳，可是日子却过得十分艰难。娶妻桑秀英，三十二岁，中等身材，圆圆的脸，是个勤劳朴实的妇女。大女儿八岁，名叫玲玲，倒也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。半个月前，桑秀英又生了个男孩，取名叫喜孜。夫妻俩那有不喜欢之理呢？可是喜来愁生，大家一定很奇怪，这愁从何来？常言說：願添一斗，不添一口。这一来，生活負担可就更加重了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王传厚种李剥皮二亩三分地，年成好一点，还凑凑和和能喝上一口稀飯，年成不好，連碗稀飯也喝不成，王传厚只好起早睡晚砍些柴禾挑到鎮上去卖，换点米糠，維持一家人的生活。这年秋天，老天不下雨，稻棵受到干旱，收成沒有多大指望；又赶上秀英做月子，需要买些紅糖、鸡蛋之类的东西滋补身体，王传厚便在八月初三那天，砍了柴禾上集去卖。柴禾沒卖掉，反被国民党保安团抓去当伕子，一去几天不回来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稻子熟了，眼看別人家都在收割，桑秀英怎能不发急？第二

天天刚亮，秀英起来煮了一鍋野菜吃了，叫玲玲在家看着喜孜，自己强打精神，拿着镰刀、扁担和繩子，下地去割稻。从清早割到中午，虽然使尽力气，終因产后虚弱，劳累过度，只割了二三分地，便支持不住，头一蒙，眼一黑，摔倒在田里，昏了过去。再說玲玲在家看弟弟，喜孜醒了要吃奶，哭的哇哇叫，玲玲哄不好他。直等到过午，媽媽还没有回来，她实在急了，一个劲跑到田里，一眼看見媽媽直挺挺的睡倒地上，玲玲放声大哭，这叫做：

破船偏遇頂头风，屋漏又遭連阴雨。

玲玲趴在媽媽身上連哭帶叫：“媽媽！起来吧！弟弟要吃奶，他餓了，你怎么不起来呀？”桑秀英睜眼一看，是玲玲，“乖乖，拉我一把。”連着掙扎三四次才站了起来。母女二人不由得一陣心酸，放声痛哭。这时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也在田里干活，听見他母女二人的哭声，都跑过来。有的說：“秀英哪！你还在月子里，家里三天不烧鍋，两天不冒烟，小孩子还要吃奶，你自己的身体又这样的亏弱，怎

么能下田割稻？我們大家早已商量过了，传厚又不在家，稍等几天，把租課繳了就来帮你收割。”秀英說：“唉！大叔們，你們对我的照顧太多了，今天送茶，明天送水，我真是感恩不尽。哪好总是麻烦你們？”乡亲们說：“秀英，話是不錯，可是你身体不好，要是累坏了，又沒有錢医治，那不更糟嗎？赶快回家去歇歇吧，明天我們大夥帮你割稻就是了。”乡亲们一面說一面挽着秀英，拉着玲玲，把他們娘俩送回家里。到第二天上午，众乡亲都自动的前来帮忙，割的割，甩的甩，攢的攢。打完用秤一称，还不错，收了一石五斗还挂零。大家連一碗水都沒有喝就走了，临走还安慰秀英一番，叫她不要着急。这真是：

天下穷人一条心，手拉手来心連心。

玲玲喜欢得又蹦又跳，“媽媽，咱有这么多的稻子，要是爸爸在家，該多喜欢呀！媽媽呀！赶快把稻子捣捣，咱們煮一頓飯吃吧！”秀英說：“說得是，吃一頓飽一頓，不然明天地主来討租課，我們就吃不成了。”說完，秀

英就去装稻子，抬头一看，田埂小路上走来十几个人。前面走的有三十多岁，一张刮骨黄脸，一对老鼠眼，两条斗鸡眉，尖鼻子，兔子耳，母狗嘴，嘴里叼着一支香烟，头戴一顶宽边大沿草帽，身穿一套黑绸褂裤，敞着胸口，露出里面的白汗衫，脚上穿一双白袜子黑鞋，手里拿一条皮马鞭子。边走边哼着淫荡刺耳的小调子。后面跟着的人，有拿大秤的，扛着扁担的，挑着箩筐的，提着麻袋的，还有拿着算盘的，一个个气势汹汹，朝庄头而来。桑秀英看罢，前边这个人她认识，是大地主李剥皮的大舅子，又是李剥皮贴心得力的大狗腿子，名叫曾怀仁，听不清楚只听是真坏人。这小子仗着他主子的势力，在乡里横冲直撞，无人敢惹，吃喝嫖赌几个字他都占全了。后面的狗腿子们虽不认得，也不过是一批满脸横肉的歹徒。秀英看这情况，知道是来催租课的，只急得两眼发昏，热汗直流。玲玲在一旁催着：“妈妈去捣稻子做饭吃呀！”秀英摸摸玲玲的头发说：

“孩子，饭怕吃不成了，要租课的人来了。”

接着，就听曾怀仁破着喉咙，恶狠狠地喊：

“喂！臭婆娘，别人家的租课早就送来了，你为什么不送来？等曾老爷亲自登门来讨，他妈的，好大的臭架子！穷骨头都象你这样，爷爷的腿还要跑断啦！”秀英说：“曾大叔别生气，因为孩子爸爸不在家，我又在月子里，挑不动担子，等他爸爸回来，一定把租课送上府去。”曾怀仁说：“见你妈的鬼！你男人不知那辈子才回来，到那时候，粮食早叫你们啃光了。来人！咱们自己动手。”狗腿子七手八脚，不一会场净谷光，一粒不剩，只落了堆稻草。秀英说：“曾大叔，我和孩子忙了一天，还没有吃饭，连口米汤都没有下肚，请你做做好事吧！给我们留下一点，让俺母女吃顿饭吧！”曾怀仁骂道：“你他妈的少废话，不吃米饭也饿不死！你们不会吃野菜吗？”回头又问狗腿子们：“稻子称了没有？”狗腿子说：“称了，总共是一石三斗。”曾怀仁冲着秀英骂道：

“臭婆娘！这数目还差的多呀！你种了李老爷二亩三分地，每亩八斗租课，二八一石六，三

八二斗四，另外收你午季麥課五斗，加上利息五斗，共計二石八斗四，刨去一石三斗，還欠一石五斗四升。”秀英說：“哎喲，我的天哪！你那是什么样的秤呵！剛才乡亲们替我稱過啦，一石五斗還硬棒，到你們手里怎么就變成一石三了呢？請你可怜可怜我們窮人吧！千萬不能用大秤稱呵！”曾懷仁罵道：“臭婆娘，你曾老爺這杆秤是良心秤，只有十八兩算一斤，還不知足嗎？”秀英說：“不對呀！街上的秤都是十六兩一斤，你的秤咋十八兩一斤呢？”曾懷仁無話可答，羞惱成怒，哇哇怪叫：“臭婆娘，少廢話！今天你交不出租課，曾老爺要你的命！”說着揚起手，朝着秀英噼噼啪啪就是几鞭子。玲玲吓得抱着媽媽腿：

“曾大爺，我媽有病，不能再打了，求求你饒恕她吧！”曾懷仁揚鞭還想打，可巧趕上大烟癮犯了，打呵欠，流鼻涕、淌眼淚，身上直抽筋，實在頂不住癮了，扭轉話頭說：“今天晚上寬限一夜之期，明天早上我來取租課，少交一粒，打斷你的腿筋骨！”秀英眼睜睜地看着

狗腿子象一窝蜂似的把粮食搞走，拉住玲玲眼泪纷纷，叹了一口气。唉！这真是：

一年辛苦落场空，滴滴血汗为富翁。

秀英回到家中，忍着鞭伤疼痛，喂了喜孜的奶，“玲玲，好孩子睡吧！明天早晨妈妈做飯给你吃。”秀英一夜翻身打滚，象沸油浇心一样，那里睡得着呀！天明怎么办呢？从那里弄一石五斗四升稻谷交租呢？明天沒有稻谷，不是还要挨打受罵？这还有穷人的活路嗎？这个日子实在是过够了，不如死了好，眼不見心不烦。唉，我上吊自尽吧！秀英将要上吊，可巧玲玲醒了，見妈妈直挺挺立在地中央，滿脸眼泪，手里拿根繩子，孩子虽小，还不完全明白事体，但一看那光景，也猜着个五六分，飞也似的扑在妈妈怀里，痛哭失声。秀英心里更加难过。自己又想想，我若死了，两个孩子誰照看呢？哎呀，死不得呀！等孩子爸爸回来再說，慢慢熬下去，总有一天会有好日子过。想到这里，抱起玲玲，回到床上，慢慢的合上眼睛眯盹一会。只听玲玲在喊：“妈妈，起来做

飯吧，你不是說天亮做白米飯吃嗎？”秀英一聽，眼淚就象珍珠斷綫，滴滴嗒嗒落了下来，

“玲玲呀！媽媽去挖野菜來家煮煮吃吧！”玲

玲說：“不，我的肚子餓的好痛呵！”秀英

說：“別哭，好孩子，你到東頭找張大嬸借一碗米，回來我煮給你吃！”玲玲剛去，就聽門

“啪”的一聲踢開了，曾懷仁帶着狗腿子闖進屋裡，“臭婆娘，趕快把一石五斗四升稻穀拿

來！”桑秀英心想：這些狐群狗黨又找上門來，看這樣氣勢汹汹，定不會放我過去。也罷，常

言說舉手不打笑臉人，我不免拿好話央求，看看可能逃避這一關，“各位大叔，你們不要生

氣，我家里實在一粒稻穀都沒有。我男人又不在家，求求你們跟李老爺多說幾句好話，等我

男人回來，一定如數交清。”曾懷仁說：“別放屁！你男人一輩子不回來你就一輩子不繳了

嗎？他媽的！說那些廢話沒有用，把臭婆娘帶走，見李老爺去。”狗腿子上前就拖，秀英說：

“請你們稍等一回，讓我喂喂小喜孜奶再走，不能讓他餓死。”“別嚕蘇，餓死一個少一

个。”曾怀仁罵过，猛的一把抓住秀英的头发，

“走！”他們把秀英拖出門外，秀英回过头来望望床上睡的小喜孜，又被曾怀仁“啪啪”，打了几巴掌。刚巧玲玲借米回来；她看見狗腿子們抓住媽媽，急忙上前，一只手端着借来的一碗米，一只手扯住媽媽的褂襟子，不住声的喊叫着：“媽媽，媽媽！你不能跟他們去呀！回家煮飯吃吧！”秀英用手摸摸玲玲的头发，心里如同刀絞。“乖孩子，回家去吧，媽媽会回来的。”曾怀仁过去，一把抓住玲玲的胳膊，狠狠地掙了几下。把一碗米夺了过去，“去他媽的！”猛力一摔，就听“扑通，哎哟！”把玲玲摔到田埂下边。玲玲喊叫着：“媽媽……。”桑秀英听得玲玲一声喊叫，好似万箭穿胸，只气的面如土色，破口大罵：“你們这一群披着人皮的恶狗，真是吃人不吐骨头。几岁的小孩她犯了什么法？竟下这样毒手！你就是把你家姑奶拖到李閻王那里，反正要命有一条，人不死，債不烂，你們就看着办吧！”說罢，狗腿子就象綁票似的，不多时就把桑秀英拖到李家

庄园。大門口有两个穿便衣的人，手里拿着駁壳枪，歪戴着国民党的破軍帽，嘴里啣着香烟，趾高气揚的站着。送租課的农民来往不断，如同穿梭一样，都累得滿头大汗，馬馱，車推，扛的扛，挑的挑。这真是：

地主恶霸象座山，压得穷人筋骨断。

这个閻王庄园很大，就象一个小县城模样；房屋有五六百間，都是瓦房；一丈多高围墙尽是石头砌的；墙外有护庄河，河水上面浮滿了鵝鴨；河埂上栽滿了倒垂楊柳和各种树木；东南西北有四个大門，都象城門一样高大；門外有木板吊桥，白天放下好讓人进出，天一黑吊桥悬起，人們就不能进出；围墙四角有四个大炮楼，都有三丈多高。进了大門便来到头层院子，方石鋪路，高大厅屋，都是前出廊后出厦，走廊上摆設各样的花盆子。經過二层院子，比头一层更整齐，丫环仆女端茶送水来往不断。姨太太和小姐們正在弹唱，个个妖艳百出，淫蕩的笑声令人作呕。第三层院子，靠西边有个雕花大戏楼，两旁有看楼。穿过月

亮門來到第四層院子，是個大花園，有四時不謝之花，終年常青之草，樓台亭閣具備。第五層院子房屋比較矮，都是佣人仆女們住的。最後的院子有個馬棚，曾懷仁叫狗腿子把秀英綁在馬棚柱子上。直等到快吃午飯時，曾懷仁和兩個狗腿子把秀英帶到外面一座大廳堂的廊下。曾懷仁說：“臭婆娘，在這兒跪着，曾老爺我去去就來。”秀英用冷眼看他一下，理也不理。

再說曾懷仁走進三姨太太（他的妹妹）房裏來，稟報李剝皮。這時李剝皮剛起身，在吃大煙。旁邊三姨太太在給他燒煙泡子，一個丫環給他捶腿，另一個丫環送來一碗人參湯。李剝皮把大煙癮過足後，又把人參湯喝掉，正在伸懶腰。曾懷仁跨進房內，把桑秀英欠租的事稟報了李剝皮，他又把那母狗嘴貼近李剝皮的耳邊嘀咕了幾句，只見李剝皮朝着三姨太太一歪嘴，曾懷仁馬上就停下了。列位：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因為曾懷仁同李剝皮的耳語是說桑秀英的人品還不錯，李剝皮怕曾懷仁的妹子吃醋，所

以就把嘴一歪，答应了一声，“嗯！知道了。現在人在什么地方？”曾怀仁回答說：“已經把她帶到大厅廊下了，就等李老爷审問。”李剥皮吸了一口香烟，夸奖了一声，“你真会办事，先回去吧，我就来。”李剥皮这小子的相貌是：四方白脸，稀疏眉毛，方口厚唇，嘴唇上留着两撇仁丹胡子，看起来面相不算很恶，可是內脏毒辣，尽想办法来吸取广大劳动人民身上的血汗，家底越来越富了。他的田亩成百上千頃，方园有百十里路。他終年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，娶了五个小老婆，还經常奸污丫环和仆女，他家养着戏班子，大烟土常年是成盆成缸的放在家里，真是花天酒地。他善于玩弄两面手法，对穷人是毒，对上是捧。区长乡长保长都是他手里的人，就是县长，不問是那一任，只要略用手腕，就变成他的貼心朋友，称兄道弟。在旧社会里，官老爷們那一个不貪脏呢？那一个不卖法呢？都是見錢就要，見吃就到，見好的就拿之流。此外，他还勾結土匪。每当土匪大規模搶劫，人手不够时，李剥皮就派他的狗

腿子帮忙。抢来的財物，各分一半。如果土匪們落案被捕，只要李剥皮一句話，县长和警察局长就乖乖地把匪徒放出来。李剥皮家里有迫击炮、机枪、步枪、駁壳枪等武器共几百支，常年养活着三四百个武装狗腿子，給他看家护院，欺压劳动人民。現在，李剥皮一步三搖，搖頭晃脑来到大厅廊下，坐在椅子上吸着香烟，問道：“你就是王传厚的老婆嗎？叫什么名字？”秀英說：“是，老爷，我叫桑秀英。”李剥皮把秀英上下一打量，果然有几分人品，心中暗暗高兴。他想：这女人刚生下孩子，奶水一定很足，我若把他留下，能够經常吃到鮮人奶，这不比人参燕窝好得多么？对，就这样办！“我說桑秀英，你家种我多少地？”秀英說：“二亩三分地。”李剥皮問：“租課交清了沒有？”秀英說：“昨天曾大叔帶人挑来了。租課还是乡亲们替我收割的呢，乡亲說一石五斗还硬棒，可是曾大叔說只有一石三斗，說我还欠一石五斗四升。当时我說了一声：你們不能用大秤称！就被曾大叔打了一頓皮鞭

子。”李剥皮假装生气：“曾怀仁，誰叫你打人？我平常是怎样对你们講的？我們李家是积善之家，不准打罵佃戶，你不知道嗎？下次再这样，非重办你不可！”曾怀仁滿脸堆着奸笑，“是，遵老爷吩咐，下次不敢。”李剥皮問：“你們收桑秀英的租課是怎样称的？”曾怀仁說：“回禀老爷，用的是十八两良心秤。”李剥皮說：“喂！桑秀英，那不錯呀！我李家是用十八两秤，不能算是大秤，有的人家收租課还用二十两二十四两秤呐！我李老爷知道你們的苦处，一向把良心放在正中，所以我吩咐要用十八两的良心秤。但你們佃戶也要以良心对我，你想我若不給你們田种，你們大大小小都会餓死的，我养活你們全家，而你們交租課还拖拖拉拉，这不是恩将仇报嗎？桑秀英你說对嗎？”桑秀英听了他这一番鬼話，心中暗想，你这个万恶的閻王，要不是我們千千万万的佃戶終年的忍飢挨餓卖命干活，你們这些畜牲早就餓死了。如今你們坐享其成，吃好穿好，住的高楼大厦，衣来伸手，飯来张口，还死皮厚脸